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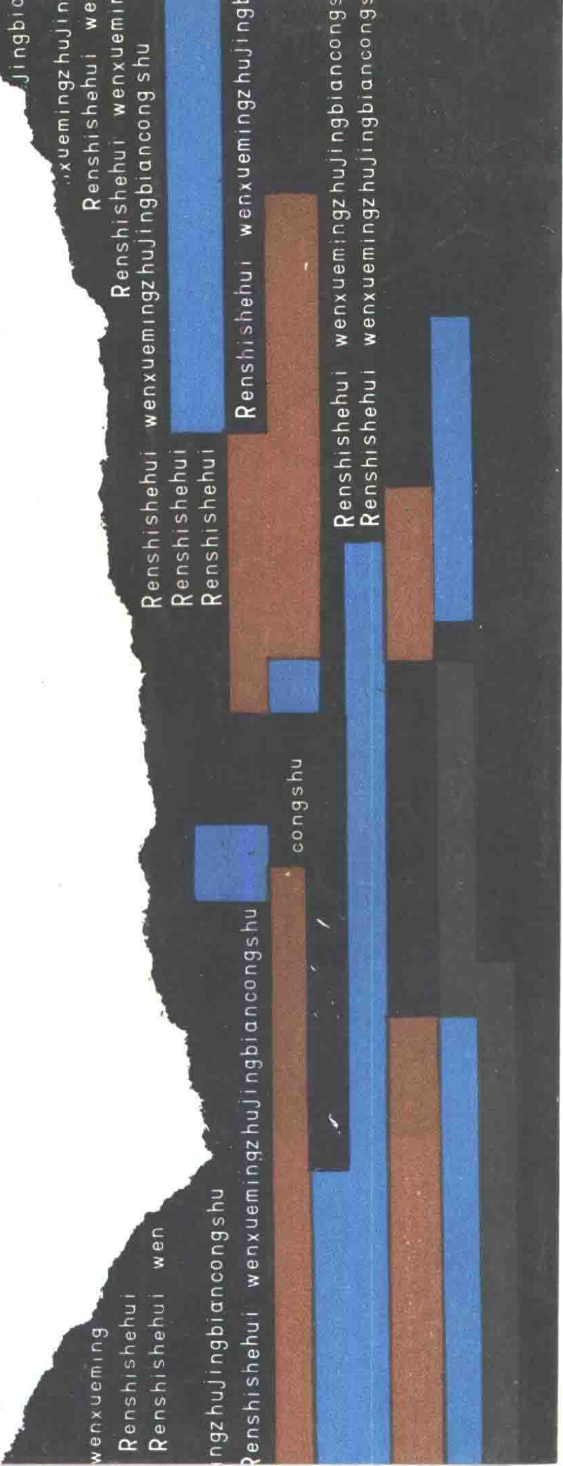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

普及版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著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2.84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039333

序

叶君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物质生产到政治制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的思想意识，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今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继续产生影响。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和认识它的本质，这对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将由他们去解决。这就要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了解和认识。而最生动、最形象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莫过于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另外，就文学角度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成就更为显著。我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学创作就受到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巨大的影响。因此，读点资本主义时代的优秀文学名著，对开阔青少年的社会视野，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但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快，要读的书籍是那么多，这里就有一个精选的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选书目，即最低限度所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二是精选这些名著的内容，即作品的精华部分，也就是既能体现原作精神，又不损伤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的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普及版），就是力图做到这两个方面，目的是使这一套丛书既具有欣赏价值，又能开阔读者的社会视野，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

这套丛书包括七部名著：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美国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和日本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这七部名著中有四部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写的，两部（《福尔赛世家》和《美国的悲剧》）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只有《华丽的家族》是当代作品。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从自由贸易走向殖民地经济，市场的再分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混战过程中，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打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高涨，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垄断资本，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后它就迅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联盟，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三分天下。他们所谓的“圣战”所标榜的共同纲领是“扑灭共产主义”（德国法西斯附加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的条

款)，最后把矛头引向苏联。这就使这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不同的性质：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虽然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它的垄断世界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甚至还从废墟上复苏过来，再度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就是一幅复苏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素描。可以这样说，虽然这七部作品还不能囊括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全貌，但它们却足以描绘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再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简要轮廓。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金钱的追求。这种追求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从价值观念到个人的行动和思维无不受到影响，甚至剖析这个社会的作家本人也不例外。以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人间喜剧》（本丛书中的《高老头》即这套“喜剧”中的第一组“研究”——“风尚的研究”中的一部）的作者巴尔扎克，早年曾“雄心勃勃”地参与过商业活动，希望能借此发财，以便免除生活之累而获得创作的“自由”，但他还不到三十岁即已负债累累，债务高达十万法郎，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避债主、隐匿写作，以求还清债务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就使巴尔扎克更深刻地懂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追求金钱的本质，《高老头》就是一部反映这个特点和实质的典型作品。而出身于城市下层社会、一生贫困潦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彼得堡那些阴森黑暗的角落里的种种荒淫

无耻的隐秘罪行，这才有可能写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马丁·伊登》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实际上正是被人称为“为金钱而写作”的杰克·伦敦自身的悲剧，这部作品竟成为一个预言，最后作者落得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下场，被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吞噬。《镀金时代》、《美国的悲剧》、《福尔赛世家》亦是如此，这些作品多侧面地、以生动逼真的形象展现出十九世纪后半期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腐败景象，对金钱的崇拜，对美色的占有欲，迷漫的投机心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幕幕荒谬绝伦的“人间喜剧”。这些无情的故事，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情的歪曲和腐蚀，揭露了它的残酷和腐朽性。这种腐朽性在《华丽的家族》所表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没有减退，还有了更新的发展，那种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世界的确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些。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比较，有助于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趣味和情操，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理想和意义。这也就是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

1987年8月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发生在彼得堡那些黑暗角落里的阴森恐怖的故事。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以城市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深挚的同情描写了伊赫缅涅夫夫妇和他们的独生女儿娜塔莎，史密斯和他的女儿以及外孙女涅莉等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痛苦和不幸，愤怒地鞭撻了以瓦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卑鄙、残忍。

第 一 部



去年3月22日傍晚，我遇见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整天都在城里奔走，想找一个住所。那时，我咳嗽得很厉害，一清早就觉得不舒服，到傍晚就更加难受，像是患了寒热病。我奔波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在落暮时分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喜欢彼得堡3月的太阳，特别是晴朗而又寒冷的黄昏时分的夕阳。整个街道骤然明亮起来，顿时把那种阴森的气氛一扫而光，使你的心胸豁然开朗。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逼人，暮色更浓了。店铺里点上了煤气灯。走到米勒的糖果店前面，我忽然站住不动，向街对面看去，仿佛预感到要碰上一桩不寻常的事件；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老人和他的狗。

我不是神秘论者，不相信预感和占卜，可是一生中也遇到过几桩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拿这次来说，我何以一见到这位老人就感到今晚会碰到一桩不寻常的事呢？

那个老人佝偻着腰，用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上的石板，向糖果店走去。我一辈子也未遇见过这么奇怪的人。他身躯高大，驼背，一张八十岁老人的那种毫无生气的面孔，穿着一件开了线的旧大衣，戴一顶已用了二十年的破圆帽。

他的头已秃了，仅在后脑勺还留有一小撮头发，已经不是灰白，而是黄白色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发条推动的——这一切使任何初次见到他的人难免感到惊讶。他的消瘦也使我感到诧异：他身上几乎没有肌肉，像是一张皮粘在他的骨架上。他的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像是嵌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老是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相信他任何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他是最近才开始到米勒的店里来的，不知来自何方，而且总是跟他的狗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的店里来，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在想什么？”我站在街对面，情不自禁地瞧着他，暗自纳闷。

这条倒楣的狗看来也有八十岁了，比任何一条狗都老，瘦得犹如一具骷髅，和它的主人没什么区别。

我跟随老人进了糖果店。老人举止古怪，米勒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进店，便做一个表示不满的鬼脸。这位怪客每次来，吃的喝的全不要，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去，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他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向椅背一靠，一连三四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那条狗闷闷不乐地在主人脚边卧下，把鼻子伸到他两只靴子当中，同样一动不动地度过整个晚上。坐上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动身向不知何处的家里走去。那条狗也耷拉着尾巴，机械地跟在他的后面。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绝大多数是德国人。他们之中，有五金店掌柜、面包铺老板、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儿来。我总是每月初的几天到米勒店里阅读他订的俄国杂志。

走进店里，我看到老人已经坐下，那条狗也像先前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他的脚边。我默默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暗想：“我为什么到这里来？莫非只为看看这个老人？”我懊丧起来，疲惫的身子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半个小时后，一阵强烈的寒颤把我弄醒。我该回家了。不料这时室内演出了一幕哑剧，又把我吸引住。我已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坐下，目光就牢牢地盯住一个地方，整个晚上不再移动。新近到店里来的一位客商，名叫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他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份德文报纸《农村理发师》，一面呷着潘趣酒，蓦地抬头，发现那个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很难堪。他压住怒火，把视线从这位不懂礼貌的客人身上移开，用报纸遮住脸。一两分钟后，他忍不住从报纸后面瞧了一眼，那固执的目光还在盯着自己。亚当·伊凡内奇这一次依然保持沉默。但当他第三次发现同样的情况时，他勃然大怒，猛地把报纸扔在桌上，拿起手杖狠狠地在报纸上敲了一下。他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用那双发红的小眼睛盯住老人。这时大家都转过脸，好奇地观察着两个对手。老人依然直勾勾地瞧着气得发狂的舒尔茨先生，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

“您为什么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亚当·伊凡内奇以尖厉刺耳的声音用德语叫道，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

老人似乎没有听懂，依然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气愤地埋怨起来了。米勒被喧哗声所吸引，走进了这个房间。他把情况查明以后，认为那个老人也许是个聋子。

“舒尔茨先生请求您不要死盯着他。”米勒挨着老人的耳朵大声地说。

老人机械地瞧了米勒一眼，他那迄今凝然不动的面孔突然流露出一种惊恐的神色，一种激动不安的表情。他手忙脚乱地弯腰去拾他的帽子，和拐棍一起抓在手里，气喘吁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浮现出可怜的微笑。这个老人的慌张神态是那么招人怜悯，因而在场的人，包括亚当·伊凡内奇，立即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清楚，这个老人非但不能侮辱别人，而且随时都会被人当作乞丐从任何地方轰走。

米勒是个有恻隐之心的人。他解释着，并挽留老人。不料老人比先前更加慌张起来。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唤他的狗。

阿佐尔卡一动也不动。当老人用拐棍去碰它的时候，照旧躺着。老人弯下身子，跪下去，用双手捧起它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已经死了！老人看了它一会，表情十分吃惊，然后俯下身去，把苍白的脸贴在死狗的脸上。我们都被感动了。最后，可怜的老人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像是得了寒热病。

“别忙！咱们来喝一杯上等白兰地！”米勒看到神秘的客人急于要走，便叫了起来。

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手在发抖，酒未沾唇已洒掉了一半，他一滴也没喝就把酒杯送回托盘里了。接着，他奇怪地微微一笑，加快了步子，颤颤巍巍地走出了糖果店，把阿佐尔卡留在了原处。

大家都惊讶地感叹着。我却跟着老人跑了出去。离开糖果店向右走上几步，是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胡同，周围都是高

楼大厦。我有一种感觉，老人肯定遁入胡同去了。在篱笆和房屋构成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我找到了老人。他坐在木板铺成的人行道的边沿上，胳膊肘撑在膝部，双手托住脑袋。我在他身边坐下。

“您听我说，”我不知该怎么讲，劝慰他说，“别为阿佐尔卡伤心啦。咱们走吧，我把您送回家去。我这就去叫马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回答，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我憋得慌！”他用嘎哑的、勉强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憋得慌！”

“咱们回您的家去！”我叫道，一面欠起身子强使他站起来，“我这就去叫马车。我要去找个医生……”

他似乎想站起来，但只抬了抬身子，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在瓦西利耶夫岛上，六号大街……六——号——大——街。”

“您住在瓦西利耶夫岛上？可您并没有往那里走啊，应该……”

老人没有动。我抓住他一只胳膊，这只胳膊像死人身上的胳膊那样掉下去了。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一切犹如一场梦境。

这事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但寒热病居然不治而愈。老人的寓所找到了，就在他去世的地方几步远的克卢根大厦里，是紧靠屋顶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家中一贫如洗。炉子久已不生，蜡烛也找不到。看来他去米勒店里是为了取暖。在抽斗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他是一个外国人，但

却是俄国的臣民，名叫杰里来·史密斯，是个机械工程师，七十八岁。桌上有两本书，《简明地理》和《新约》的俄译本。我把这两本书要去了。我向房客和房主打听一番，没人了解他。房主出身贵族，谈起他这位过去的房客，提供的情况就是这套住宅月租六卢布，死者住了四个月，近两个月分文未付，只得把他赶走。

老人终于被埋葬了。在那几天里我曾去过瓦西利耶夫岛上的六号街，可那里除了普通房舍，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纳闷，那老人在弥留之际提到六号街和瓦西利耶夫岛究竟为什么呢？我察看了史密斯空下的寓所，觉得它还不错，就把它租下来。然而老人死去已经五天，却还没一个人来过。

二

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一生中这最后一年的全部沉痛往事。我想把它全部记录下来，不然，我会抑郁而死。昔日的种种印象有时使我痛苦不堪。如能遣之笔端，它就会变得和谐一点，使人稍感快慰，不再像一场噩梦那样可怕了。

我的传记并不长，既然要把它全写出来，那就只得从头写起。

我生在遥远的某省。父母都是好人，但他们在童年时便双双去世，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的家中长大的。伊赫缅涅夫是个小地主，他出于怜悯之心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叫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们像兄妹一样一同长大。啊，我幸福的童年啊！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的年纪还苦苦怀念自己的童年，到临终的时候仍以无比兴奋

而激动的心情只想到它，这该有多么愚蠢！那时我们两颗幼小的心灵跳动得那么轻快而欢乐。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管理的瓦西利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是那么优美。我和娜塔莎常在这个花园里散步，花园后面是一个潮湿的大森林，我们这两个孩子有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真是一个快乐的黄金时代！人生的序幕神秘而诱人地揭开了，看到它令人多么愉快。很久以后，在一个美妙的黄昏，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地回忆往事，也回忆起我被送往省城去上寄宿中学的情景——天啊，那时她哭得多厉害啊！也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利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最后一次分手的情景。当时我已中学毕业，动身去彼得堡准备上大学。那年我十七岁，她不到十五岁。分别时我把她叫到一边去，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舌头突然麻木了，我不知该说什么，而她也也许还不懂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哭着，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两年前我们才在彼得堡重新见面。伊赫缅涅夫老人去那里忙于打官司，而我当时刚刚走上文坛。

三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出身于破落的名门望族。不过他的双亲过世以后，他继承了一份殷实的产业，有一百五十个农奴。二十岁时他当了一名骠骑兵。在他服役的第六年，他在一个倒楣的晚上把家产输个精光，他一夜没睡。翌日晚上，他用唯一的财物——他的马孤注一掷。这副牌赢了，半个钟头以后，他赢回了他那些田庄中的一个名叫伊赫缅涅夫卡的小村庄。那个小村庄有五十个农奴。此后他退伍

并戒了赌，一心经营家业，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娶了一个贫穷的贵族小姐——安娜·安德烈芙娜·舒米洛娃。伊赫缅涅夫成了一个十分出色的当家人。几年后，一个叫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地主，突然从彼得堡来到毗邻的庄园瓦西利耶夫斯科耶村，该村有九百个农奴。他的光临使这一带为之轰动。他无意结识他领地周围的邻居，却去拜访伊赫缅涅夫，这使得人们大为诧异。公爵在伊赫缅涅夫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印象，立刻把他们夫妻俩给迷住了。不久此事得到了解答。公爵这次来到瓦西利耶夫斯科耶，为的是撵走他的管家。他需要一个新管家，于是选中了伊赫缅涅夫。公爵亲自提出了这一建议。伊赫缅涅夫起初不肯接受，然而一笔相当可观的薪俸使得安娜·安德烈芙娜动了心。公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许多年过去了。公爵的领地繁荣兴旺。领主和管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而且没有超出纯事务性的信函往来的范围。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公爵访问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五年以后，他委托伊赫缅涅夫在该省购置了另一处拥有四百个农奴的异常富饶的田庄。写到这里，有必要谈谈有关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生平的几件轶事了。

四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个鳏夫。他的父母在莫斯科把家产挥霍殆尽，二十二岁的公爵，当时不得不在莫斯科某机关任职。后来他娶了一个包税商的早已过了花信之年的女儿。这门婚事救了他。尽管包税商在嫁妆的问题上把他骗了，可就

用妻子的私房钱还可以赎回世袭的领地并重整家业。这位商人的女儿几乎是文盲，容貌丑陋，但心地善良，唯命是从。公爵充分利用了妻子的美德。结婚一年后，他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留在莫斯科，交给老丈人照料，自己跑到外省去供职，等待发迹的时机。据说他婚后不久就百般虐待他的妻子。大约七年以后，公爵夫人终于死去。公爵便回到了彼得堡。当时，他年轻，是个美男子，富有家产，机智风雅，精力充沛。他的一个显赫的亲戚纳芙斯伯爵给了他特殊的关照，他终于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使馆里谋得一个要职，出国去了。很多年以后他从国外回来，已经身居要职，而且立刻在彼得堡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伊赫缅涅夫卡盛传他即将同一个显赫门第联姻。当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乐不可支地搓着手说：“他要当大官了！”他特意写信给我，让我打听一下这门婚事准确与否。我那时在彼得堡上大学，我从同学那里只知道，公爵十九岁的儿子阿辽沙在高等法政学校毕业，公爵对儿子宠爱备至，已经在给他安排前程了。就在这个时候，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收到了公爵给他的一封信，使他大为惊愕。

公爵在信中一反常态，详尽地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埋怨儿子品行不端，说要把他送到乡下来生活一段时间，让伊赫缅涅夫照料他。信中说他完全信任“极为善良又无比高尚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尤其信任安娜·安德烈芙娜”，他请求他们接受那个浪荡公子加入他们的家庭，对他进行教育，改变他轻浮的性格，“使他懂得为人处世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有益而又严格的规矩”。伊赫缅涅夫老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像接待亲儿子那样接待了年轻的阿辽沙。不

久，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非常喜欢他了，一如爱他的娜塔莎。他的确非常可爱，像女人那样漂亮、娇嫩、敏感，又快乐天真，有一颗愿意接受种种高尚感情的心灵。

阿辽沙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给爸爸写一封毕恭毕敬的信。一年过去了，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以致于当公爵在夏天亲自下乡来的时候，儿子竟要求让他在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尽可能住久些。可以看得出来，公爵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检查庄园的帐目时流露出令人作呕的贪婪、吝啬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过敏，使善良忠厚的伊赫缅涅夫大为伤心。公爵这次访问瓦西利耶夫斯科耶，与十四年前来访截然相反：这一次他结识了所有邻居，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伊赫缅涅夫那里。猝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公爵和伊赫缅涅夫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却找不到任何引起争吵的明显原因。伊赫缅涅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瓦西利耶夫斯科耶。一个极其令人难堪的谣言蓦地传遍了这一带地方，谣言说，伊赫缅涅夫利用了阿辽沙的性格弱点，让诡计多端而且不知羞耻的娜塔莎完全迷住了那个年轻人，在她的精心策划下，那个年轻人整整一年几乎没见到过一个年轻姑娘。最终还说这对情人已经约定在离那儿十五俄里的格里戈利耶沃村的教堂举行婚礼，表面上瞒着伊赫缅涅夫夫妇，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公爵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甚至这次就为此事而来到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伊赫缅涅夫则过于高傲，他不屑于在那帮饶舌鬼面前为女儿辩护，也严禁妻子去作任何解释。遭到诽谤的娜塔莎，甚至整整一年后都对谣言毫无所知。

双方的争吵愈演愈烈。又有谣言说，三年前，伊赫缅涅夫在出售一小片树林时私吞了一万二千卢布。公爵信以为